



英國

突破框框 · 承載二代

2026年，首批透過「英國國民（海外）簽證」（BNO Visa）移英的香港人，陸續開始申請「永久居留許可」（ILR），這標誌着新階段的展開，同時是面臨抉擇的時刻。在英生活數年、漸漸了解當地文化後，有人選擇留下，有人選擇離開；每個人都在尋找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沒有誰比誰的選擇更正確。隨着華人群體不斷轉變，一眾牧者正努力摸索如何回應這些需要，其中一項重要課題，是在英華人二代的牧養。我希望透過分享在服侍中的觀察與思考，激發讀者對二代牧養的想像。我在香港和英國都主力服侍青少年，來英後，不僅接觸新移英的少年人，也有機會服侍二代青年及導師，兩地少年牧養方式十分不同，帶來不少挑戰與適應。篇幅所限，我主要分享以下兩大點：



曹嘉宥

英國曼徹斯特宣道會韋根分堂傳道

一、埋身牧養的現實挑戰

1. 保障政策與牧養界線的平衡

在英國服侍少年會面對的首個挑戰，就是保障政策(Safeguarding)的安排。這條條例原意是保障少年免受剝削或傷害，並非要完全禁止個別接觸，而是希望團體能訂定足夠的措施去保障少年的安全，但有些導師為免觸犯相關條例而減少與少年在團契時段外的接觸，結果影響了牧養關係。因此，教會應花時間制定相關指引，在滿足條例要求與牧養需要之間取得平衡，以致不會因此錯失與少年同行成長的機會，亦讓導師和牧者安心地牧養。

2. 共建跨區牧養支援網絡

另一個挑戰在少年升讀大學時出現。與香港不同，在英少年會到不同城市升學，地域的分隔令單一堂會難以持續跟進牧養。雖然有些導師十分有心地定期舉行網上聚會，但網上團契始終有其限制——當少年面對即時困難或需要同輩實體相聚時，網上形式便難以滿足。

因此，各地堂會需要具備「天國觀念」，共同建立一個跨區域的牧養支援網絡——少年不只是特定堂會的一員，更是整體教會的一員。當他們移居或升學至其他地方，當地的堂會若能承接牧養，便能讓他們持續在基督裡成長。曾有二代導師分享，少年因在中學時曾參加跨城市的聯合營會，建立了跨區友誼，當他們升讀大學重遇這些朋友時，適應的速度與保持教會生活的意願都顯著提高。



作者(前排)與BBC少年團的導師合照

二、調校資源投放及堂會氛圍

我所服侍的堂會提供3種語言崇拜：廣東話、英語和普通話，人數比例分別約為92.7%、4.6%和2.7%；而成人、少年和兒童的比例，則約為70.1%、16.7%和13.2%。從數據看來，堂會聚會傾向符合廣東話成年群體的需要，這本是無可厚非的；但若希望二代得到適切的牧養，我們便必須重新思考資源的投放與氛圍的塑造。

我曾接觸的二代曾坦言，難以找到合適的教會：在西方人的眼中，他們是亞洲人；但在華人教會中，他們又被視為西方人。這種在夾縫中的孤單感，容易讓他們感到被邊緣化，甚或成為他們在教會中經歷的傷痛。要留住二代，並非單純撥出更多資源，而是在於建立一個Family Welcome, Next Gen Friendly的堂會文化。

因着上述保護政策的限制，家庭在少年屬靈成長上的角色變得更为重要。堂會可於崇拜設計上加入鼓勵跨代參與的元素，促進家長與子女累積共同的屬靈經驗，深化信仰傳承；在崇拜的主體性上（例如詩歌編排、信息主題，甚至用語習慣等），也應多考慮新世代的感受，讓下一代感到自己也是這個屬靈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。

結語

移英港人的去留，是一個即時的挑戰；但下一代的信仰承傳，則是一個長遠卻迫切的課題。盼望我們能打破過往的堂會框框，以更開放的網絡和更包容的氛圍，共同承載這群在文化縫隙中成長的華人二代。💎



作者與新來英港人少年團的導師合照